

失蹤

劉威志出神的看著窗外，雨滴打在窗戶玻璃上，凝結、匯流然後滑落，他從小陳手中接過一份新員工任用的企畫案，小陳帶著點討好的語氣，叨叨絮絮的解釋關於這份企畫的重點，劉威志沉默的將視線移回室內，對比窗外濃重黑壓的雲層，辦公室裡白晃晃的日光燈顯得有些刺眼，他揚揚手，示意小陳安靜下來，慢慢走回自己的小辦公室。

進了辦公室，他把企畫書丟在一旁，頹喪的坐進自己的位子，小陳剛才高昂且充滿鬥志的語調，讓他忍不住頭痛了起來。

近來他飽受失眠之苦，但對失眠的原因卻完全摸不著頭緒，年輕的時候，即使壓力再大，他也從來不曾睡不著，而現在，面對漫長的夜晚，卻不再能夠好好休息，認真說起來，他並非真的難以成眠，而是他睡不安穩，他總是在一個又一個破碎且令人厭煩的夢境中輾轉，並且非常容易被驚醒。這一兩個月，每當在半夜醒來，他只能疲累的走進浴室，上個廁所，透過鏡子端詳自己憔悴的眼神，嘗試重新入睡，通常難以成功，且往往睡不了多久，又必須起床準備上班。

奇怪的是，即便夜裡的睡眠品質不佳，但工作的時候，他倒不會特別感到疲倦，思緒也幾乎未被影響，但太陽穴的兩側，隨著睡不好的時間拉長，時常出現一股巨大的緊繃感，無論是塗抹藥膏或是精油都毫無助益，有時候緊繃的程度幾近爆裂，讓他覺得自己像是被猛力扭緊發條的機器娃娃。

深深嘆了口氣之後，他將企畫書拿起來重新翻過，心想關於任用新進這件事，並無須如此大費周章，有關係的，面試就僅僅是作作樣子，以昭告天下，公司的任用程序公開透明，若是沒關係的，反正是基層工作，就找幾個順眼的上班，向來都是如此。

他闔上企畫書，拿起電話，略略恍神了幾秒，撥電話回家給應該已經下班的妻。一如往常，電話響了兩三聲，她便接起來：

「怎麼了？」妻的聲音帶著熟悉的溫吞。

「沒事。晚餐我不回家吃了，今天要加班。」

「外面在下雨。」

「知道了。」

妻掛上電話，嘟嘟兩聲之後，劉威志才放下話筒。

結婚二十年，生活變成一種單調的儀式，特別是在兩個孩子都到外地上大學之後，少了孩子的中介，他們相看彼此，卻同時失去語言的能力，一開始，出於一種類似愛情逝去，連親情也被稀釋淡薄的愧疚，他們還試圖向對方分享一些自己的日常瑣事，只是隨著日子一天一天過去，最終他們還是不可避免的成爲兩座對峙山谷，沉默而牢固的生活著。

妻是中學老師，在他大學畢業沒多久，經由母親安排的相親認識，他們在那場相親結束後，相約吃過幾次飯，看了兩三場的電影，與對方相處的感覺平平淡淡，說不上適不適合，但對於彼此都覺得可靠，於是在他退伍之後便結了婚，生育了兩個孩子。有時候劉威志會回想他們剛結婚的那段日子，但不知是否時間腐

蝕了記憶的完整性，或是長期平淡的生活模糊了細節的邊際，以致他從未如同其他人在咀嚼過往的時候，總是能夠感受到回憶蘊藏的甜蜜。

不過，讓劉威志自己感到最驕傲的一點是，結婚這麼多年，他從未與妻吵過架，也不曾因為某件事情而有所爭執，他並非那種全無主見、唯唯諾諾的男人，認真說起來，妻的功勞比較大，在他們的婚姻裡，即使他們未曾感受過那種緊密、親密的關係，但在孩子教養方法、房貸、家用、父母的生活費等等繁瑣，討論起來可以沒完沒了的問題中，只要感覺到任何細微的僵持，妻便會表現出一些些不放棄立場，但微妙的退讓。

劉威志看了看錶，下班時間已過，辦公室明顯清冷許多，他決定下樓買份晚餐，等電梯的時候，他突然想起獨自在家的妻，他從不知道自己加班的夜晚，妻是否會如往常般的下廚，如果沒有，那她去哪裡吃飯？又吃了什麼？

他看著電梯顯示屏，電梯停在十四樓好一陣子了，他不耐煩的按了幾下下樓鍵，並且拿出手機，猶豫著是否要打給妻，問她是不是吃過了，但卻又暗暗掂量自己這種臨時起意的反常行爲，若只換來妻冷淡的回應，勢必會有個尷尬的收尾，他就這樣盯著手機通訊錄上妻的號碼，此時電梯門正巧打開了，他便心想：那麼.....等自己吃過飯再問吧。

一到公司樓下，劉威志才發現雨下得比想像中大，公司前面那條每逢上下班時間必定塞車的馬路，即使現在都快七點了，仍然還是水洩不通，行人們一群群撐著傘，面目模糊的擠在斑馬線兩頭，這樣陰鬱的畫面，加上交警刺耳的哨音和被雨水折射而暈散的各種亮光，讓他一瞬間食慾全消。他轉過頭看看大廳的管理員櫃台，想先借把傘，可能因為正下著大雨，輪值晚班的伯伯還沒出現，他搓了搓手，決定冒雨衝進離公司不遠的便利商店。

一進便利商店，強烈的冷氣使他忍不住打了個冷顫，店裡只有他一個客人，工讀生有氣無力的說了聲歡迎光臨之後，便低下頭繼續玩手機。不知道什麼原因，劉威志非常的喜歡便利商店，乾淨、分類整齊、物品擺放的位置井井有條、略帶著蒸包子的水氣混上淡淡的茶葉蛋香味，總是讓他覺得心曠神怡。

他把整個冷藏櫃上的飯糰和便當全都巡過一遍，還是拿不定主意要吃什麼，突然間，他的肩膀被拍了一下：

「嘿！」

劉威志嚇了一跳，回過頭一看，是當兵時認識的同袍信宇，高中畢業就入伍，小他快五歲，明明是同一梯，卻總是叫他學長。他露出笑臉，站起身來：

「這麼巧！你怎麼會在這裡？」

「等別人下班哪！雨下好大，真受不了，想要到處晃晃也沒辦法，只好到便利商店打發時間，一進來就看見眼熟的人，沒想到真的是學長。」信宇笑著說，兩頰露出深深的酒窩。

「你一點都沒變，看起來還是好年輕。」他沒說謊，即使過了這麼多年，信宇跟當初在軍中的樣子幾乎沒什麼差別，一樣娃娃臉，只是稚氣不再「怎麼樣，最近好嗎？」

「最近還算不錯，學長也都沒變啊，還是跟以前一樣會說話。哈哈……」此時信字的手機響了起來，對他禮貌的笑了笑「學長不好意思，我接個電話。」

他點點頭，轉過身，從架上拿下模仿粗劣的微波鐵路便當和一瓶果汁，信字很快就講完電話，然後走向他：「學長，我要先走了。」接著拿出一張名片遞給他「這上面有我的連絡電話，有時間的話，找一天出來一起出來吃個飯吧。」

他收下名片，拿出自己的交換，接著拍拍信字的肩膀說：「保持連絡。」

信字揚揚眉，跟他揮了揮手。

劉威志走到櫃台結帳，並要求店員加熱，在店員把發票交給他之後，一切就靜了下來，只剩微波爐運作的聲響，他重新拿出手機，準備撥電話給妻，突然微波爐發出加熱完成的逼逼聲，他猶豫了一下，把手機放回西裝口袋，從店員手中接過自己的晚餐。

外頭雨勢依舊，劉威志於是在便利商店內找了個靠窗、搭置簡便的塑膠桌椅坐下來，打開便當，冒出微微蒸氣，以及一股淡淡的，偽裝樸實的人工香氣。他扒了幾口飯，一面咀嚼一面看著路上行人，突然間，他看見信宇笑得開懷，和一個西裝筆挺的男人共撐著傘，準備過對街十字路口，這時候他才想起信宇是同性戀，曾經在服役的時候替連上帶來不小的麻煩。

在他那個年代，同性戀這檔事還算禁忌，不過在軍中，偶爾還是聽得見這類的玩笑和耳語，只是信宇並非當時遭受嘲弄的對象，事實上，信字的人緣極佳，不但從未在軍事操練競賽中拖累成績，也不曾在言談或是肢體動作上顯露過一絲媚態，大家都樂於跟他稱兄道弟，直到某個深夜，他和同袍正準備下哨，突然被通知到醫護室支援，一開始，他還搞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，後來才曉得原來是信宇試圖割腕自殺，當時他和在場的幾個同梯的兄弟面面相覷，連上長官在命令他們幫忙善後之後，要求他們不得聲張。

後來部隊針對這件事進行調查，照理說整個過程都應該嚴格保密，但不知為何，對上開始流傳信宇是同性戀，因為男朋友堅持分手才自殺，雖然這個傳聞被長官駁斥為無稽之談，然而在信宇未被驗退而重回部隊之後，卻出現了一種隱隱的排擠。

信字對於氛圍的改變似乎無動於衷，實際上，信字再重回部隊後一切如常，只是在難以察覺的細節上隱約變得漠然，劉威志有時候搞不清楚究竟是大家排擠了信字，還是信字下定決心排擠了其他人，因為自己的床位與信宇相連，總是有人戲謔的警告他自己要小心一點。在那件事發生之前，他們並非特別熟悉，只是當大家不再主動跟信宇打鬧，他反倒成為跟信宇說上最多話的人。長官知悉之後，每當要出任務時，便總是將他們兩個安排在一塊兒，並託他幫忙照看信字，別再讓他出事。

一起出任務的時候，他們總是像朋友一樣自在的東扯西扯，有一搭沒一搭的聊著，聊家人，聊過去學校發生的事，聊他的女朋友，聊退伍之後的計畫，相處的時間一多，劉威志很快便察覺到，信字是那種具有人群明星特質的人，而一直以來，他比誰都清楚自己的平凡，對比信字，他是那種很容易淹沒在一大群人

裡的典型，從來不特別引人注意，求學生涯中，大家出遊聚餐時會記得找他，但總是忘記他究竟是否出席。

由於跟信宇要好，難免就會成為嘲弄的對象，面對這種惡意的玩笑，他們選擇聽而不聞，劉威志知道自己並非同性戀，不論在何種時刻，他都未曾慾望過男人，但他也不會向信宇過問關於同性戀的傳聞是否屬實，而信宇也從未主動提起。

但怪異的是，那段期間，他也確實對信宇產生了某些特別的感情，無關情慾，甚至無關信宇，而是經過長時間相處，他明白信宇將能夠擁有一個遠比自己精彩、洋溢著各種起伏的人生。這僅僅是種感覺，卻讓他非常肯定，若硬是要說有任何佐證，那也不過是在他的印象裡，曾經有那麼一次，他在某個異常悶熱的半夜醒來，空氣中流動著煩躁與黏膩，他整個背都濕透了，於是推開棉被，坐起身來，用力喘了幾口氣，但那熱還是消散不去，他轉過頭，看見信宇直挺挺的睡姿，眼淚從緊閉的雙眼不斷流下，劉威志揉了揉自己的眼睛，輕輕搖了搖信宇的肩膀，沒有任何反應，他看著信宇穩定起伏的胸膛，不確定信宇是夢是醒，但他感到一種深沉的悲傷，不是關於信宇，而是關於自己的，他不知道信宇跟他情人間經歷過什麼，只是他突然體認到自己跟當時的女朋友，後來的妻，永遠不可能體會到那種巨大的，被反覆折騰而疼痛不堪的情感。

出於那樣，明白即將駛出的列車不會開往更好的遠方，甚至可能也不再有的機會與其他人建立起更緊密的關係，他清楚的知道，自己正站在某種程度上的人生制高點，再往前就只剩墜落了，也許就是當時那種突如其來的，隱隱末日般的絕望，讓他對信宇充滿了嫉妒，卻又捨不得放手。

想著想著，劉威志發現自己相當懷念那段過去，他掏出剛剛交換的名片，原來信宇現在在某家頗負盛名的文學雜誌裡當編輯，他笑了笑，誰知道一個當初連大學文憑也沒有的人，說要當文藝編輯是認真的，反倒自己，退伍後找的工作與當初大學讀的科系，徹徹底底的八竿子打不著邊。

他扭開果汁的瓶蓋，心想：換作他是信宇，今天走進便利商店遇到自己，大概會假裝不曾認識。

吃過飯後，雨勢轉小，回辦公室之前，劉威志在公司大樓底下跟管理員一起抽了根菸，晚間時段的管理員是個上了年紀的外省老伯伯，長的挺拔，年輕時教過書，說起話來很沉穩，開放探親之後，錢被大陸的親戚騙了不少，幾年前老婆過世，受不了整天閒在家沒事情做，於是前來應徵擔任夜間守衛的工作。

劉威志喜歡和伯伯聊天，尤其是在抽了兩三根菸之後，他會感到特別放鬆，大多時候都是他在講，伯伯在聽，有時候他也不確定伯伯是否真的在聽，在某些滔滔不絕的時刻，他會像是從自己身體抽離出來，成為某個隱形的第三者，驚訝於自己原來有那麼多的話能向別人傾吐。他並非那種健談的、能言善道的人，當兩個孩子從學校打電話回家，若是由他接起，通常講不到兩分鐘，話題就會捉襟見肘，他只好說些言不及義的，要孩子們認真念書，在外地要記得好好照顧自己的老掉牙，但孩子跟妻倒是什麼都能聊，偶爾他在客廳看電視，會聽見房間裡傳來妻低低的笑聲。

「伯伯，我先上去忙了。」

管理員眯起眼睛，吐出一口煙，朝他擺了擺手：「早點回家陪太太吧。只有我這種孤單老人才會守著大樓。」

他笑了笑，走進大廳裡搭電梯，公司規模頗大，光是大樓的客梯就有六部，左側三部停二到八樓，另外三部則停九樓到十五樓，他的部門在十二樓，不過他通常會走遠一點，走到逃生門那頭搭貨梯，如此一來，可以減少遇到不熟的同事共乘一部電梯的機會，那種彼此打過招呼即沉默不語，或是在搭電梯這短短一分鐘不到的時間，硬要想出某些話題，逼著自己勉強聊天的尷尬處境，只要想到，就會讓他忍不住頭皮發麻。

但貨梯也並非就能讓人心情愉快或是放鬆的搭乘，公司兩部貨梯都設置在各樓層不同部門的最底，能夠停靠在每一層樓，除了偶爾白天運送貨物需要，否則絕少人使用，因為靠近逃生出口的關係，每次電梯一開門，就會看見逃生指示標誌閃爍著熒熒綠光，加上貨梯門厚重，開關速度頗慢，因此當電梯在並非自己所要抵達的樓層中打開，又不見任何人的蹤影時，閃著綠光的背景搭配緩慢關上的電梯門，頗有香港恐怖電影的氛圍。即使快要遲到或是趕著下班，女同事們也寧願多等幾班人滿為患的客梯，也不願為了省時而搭乘貨梯。不過劉威志一向是抱著：冤有頭，債有主的信念，對於公司訛傳的，關於貨梯鬧鬼的事情從未放在心上，他心想：貨梯就是暗了點、髒了點。除此之外再無其他。

回到辦公室之後，他重新整理了最近出貨的計畫書，做出條列清楚的報表，隨著時間過去，辦公室裡的人也都走光了，約莫十點，他從座位上站起來伸了個懶腰，疲憊的走進辦公室的茶水間，打算替自己沖泡一杯咖啡。

他今天其實根本沒必要加班，事實上，這兩三個月來，他都沒有什麼加班的必要，只是不曉得為什麼，他越來越受不了回家之後，與妻相看無語的靜默，他和妻都明白這並非是件好事，在兩個人的餐桌上，他們之中偶爾會有人試圖開啓話題，只是聊沒幾句，一切卻又懸宕在那裡，他搞不清楚為什麼跟警衛說話，會比跟自己結縈二十載的女人更簡單，他猜想妻跟學校裡其他老師聊天的時候，必然也曾出現過這種想法。

對於自己規律、平淡甚至無趣的生活，他感到一種巨大的無力。每天早晨，妻會提早他半小時起床，到廚房準備早餐，等他梳洗過後，他們會在飯廳沉默的用餐，之後一起出門，如果在電梯裡遇見鄰居，便一同露出合宜的微笑，妻與學校同事共乘一輛計程車通勤，到了一樓，他們會互道聲再見，之後開始各自的一天；傍晚，如果他沒加班，回到家，妻會準備好三菜一湯，等他打開電視新聞，他們便會在主播的播報聲中吃晚餐，飯後，妻會整理餐桌，而他到陽台收今天出門前晾的衣服。八點鐘左右，他與妻輪流洗澡，之後他會在客廳，轉過一台又一台的電視節目，妻則回到房間，讀書或是看電視；十一點過後，他們會蓋上自己的棉被，背對著背入睡；週末更糟，若是彼此沒有和各自朋友出門，他們一同待在家，總是感覺特別煩躁，他會花更長的時間照顧陽台的植栽，妻則會隨便找個理由上市場。日復一日，像是墜落進無底洞，沒有任何的施力點，對接下來可能

發生的任何事情無動於衷。

他攪拌著咖啡，輕輕嘆了口氣。

拿著咖啡走回辦公室，淺淺啜了一口之後，他猶豫著是否要喝完，他看著時鐘，心想若在這個時候喝咖啡，恐怕又要度過一個無眠的夜晚。於是他將咖啡放到一旁，扭了扭脖子，盡可能放鬆的躺靠在椅背上，拿出手機撥給妻：

「發生了什麼事？」妻的語氣急切而焦慮，讓他一瞬間反應不過來。

「沒事。只是要告訴你我等等就回去了，不用等我，你自己早點休息吧。」他回答。

「嗯。我知道了。」妻的聲音裡帶著隱隱的笑意「你之前加班從來沒有打電話回來過，剛剛聽到是你的電話，讓我嚇了一跳，以為你出了什麼事了。」

劉威志在電話的這頭微笑：「沒事沒事。」

「早點回來。最近你常加班，外面又還在下雨，你不要太累了。」

「知道了，最後一點東西處理好後就離開了。再見。」

「再見。」

放下手機沒多久，右側的太陽穴開始緊繃起來，他從抽屜裡拿出萬金油，左手撐著前額，靠在辦公桌上，用右手搓揉太陽穴，搓揉的過程中，他感覺得到太陽穴跳動得很快，彷彿全身的血流都急著從那邊通過似的。對於出現頻率越來越高的緊繃，以及明明睡不好，卻始終沒感受到對等的疲累這兩件事，他極度厭煩，他希望自己的眼睛立刻感到痠楚，眼皮重的睜不開，可惜並未如願，他就只是坐在自己的位子上，感到巨大的緊繃而已。

他把桌面整理乾淨，在便條紙上寫下明天的備忘事項，接著透過自己的辦公室開向辦公區的窗戶，看見另一頭那間更大的辦公室，心想著如果自己待的是那間，那麼他就會有個專屬的助理，能夠幫他記下每天需要處理的事情，並列出優先事項，不過，他的人生沒有多餘的幸運，他的升遷主要靠的是年資而非突出的表現，而現在使用那間辦公室的男人，則是在去年的企業展覽中，為公司簽下了一筆龐大的國際訂單。

關掉整間辦公室的電源，他鎖上門，到走廊按下電梯，等電梯的時候，他掏出手機，就快要十一點了，他心想：明天是週末，今晚或許可以作愛，如果妻願意的話，同時他也暗暗希望射精後能夠換來一場沉沉的睡眠。

走進電梯，他對著鏡子稍稍梳理了自己的頭髮，然後轉過身，按下 B1，他倚著鏡子，雙手環胸的盯著電梯的樓層顯示屏：12F、11F、10F、9F、8F，突然間，電梯在八樓與七樓間停了下來，電燈熄滅，連風扇也停止運轉，劉威志打開照相機的閃光燈充當手電筒，用力的按了幾下開門鍵，電梯文風不動：

「嘿！有人在嗎？我還在裡面，讓我出去！」他一面大喊，一面按下電梯內發生緊急情況時的對講鈕，希望能夠請管理員找人將他解救出去，當他一按下去，才發現那個按鈕似乎早就壞了，沒有任何的反彈力道，只發出令人絕望的，類似蓋上原子筆蓋的噠噠聲，劉威志瞪大眼睛，錯愕而不死心的又戳了三、四次的對講鈕，而對講機的另外一頭卻仍舊毫無反應。

他用力的往電梯門槌了一拳，透過手電筒的光源，看見佈告欄上一張幾天前貼上的公告，內容主要是通知大家，包含他們公司在內的附近幾棟辦公大樓，因為某個政府大型工程的勘驗，將於今夜十一點到明天中午十一點進行斷電。

「媽的。」劉威志低低的罵了一聲，暗自責怪日間管理員為什麼沒也在貨梯上貼個幾張。

他將手機放到地板，不顧電梯旁貼著的，關於發生緊急情況時該如何應對的漫畫，試圖徒手扳開電梯門，然而卻徒勞無功，這是一部可以容納將近二十人的大型客梯，梯門既厚且重，加上自從退伍之後，劉威志就不再保持當初定期運動的習慣，疏於鍛鍊的肌肉，即使他已經使出了吃奶的力氣，還是連一點縫隙都扳不開，劉威志頹然的倚在身後的鏡子，又衝上前憤憤的踢了電梯門一腳。

明明知道這種密閉空間裡不可能有收訊，劉威志還是拿著手機在電梯裡四處走動，盡可能將手舉得越靠近電梯裡的日光燈越好，仍然一點訊號也沒有，他選了一個角落坐下，看著手機螢幕，對上頭顯示的沒有服務的字樣感到憤怒，煩躁的想著自己可是每個月都繳了一筆錢給電信公司，而到這種特別需要求助的時候，卻他媽的沒有服務。

電梯裡越來越熱，他脫下西裝，襯衫的扣子也解開了兩個，被困在裡頭已經半小時了，他忍不住想若是這個星期自己搭過客梯，就會發現那張該死的公告，現在也不會落得這般處境，何況十點多時他才撥過電話給妻，告訴她不久後自己就要回家了，不曉得妻會不會因此對於他的遲延而感到不對勁，又或是妻果真如同他所建議的，自己先上床睡了，好夢正酣，完全猜想不到自己現在這般狼狽模樣。

劉威志把臉埋進雙手間，對於這種情況完全的無計可施，他能感覺到自己全身的毛孔，正一點一滴的沁出汗水來，彷彿在某個製作香水的密室，被高溫緩慢淬煉著。他知道電梯不是完全密閉，即便風扇不再運轉，仍然會有微弱的空氣對流，他並不會死，但他呼吸的速度快過空氣對流，且逐漸提升的溫度也讓他極度不舒服，他拿出手機，電力已經進入紅色的警示狀態，他仍然開啓閃光燈，決定找出離開的辦法。

電梯裡面，除了電梯門那面之外，剩下三面都有公司貼心為殘障員工所設計的，能夠讓他們穩住輪椅或自己的低矮扶手，於是劉威志將手機光源朝上，踩住鏡子下方和右側的扶手，他一手貼著鏡子，另外一隻手試探的往燈光的方向推，沒想到看起厚重的電梯頂，只要用點力，便能夠推開，這種設計讓他想到家中浴室類似的通風口，他曾經因為好奇而掀開過，卻沒那個膽子爬上去，他擔心天花板可能支撐他的體重而整個崩毀。

他用力的頂開一邊的燈罩，爬下來撿起手機，往上頭照了照，燈光所及之處，都看得見飄散的灰塵顆粒，以及錯綜複雜的的電纜，再來便一片漆黑，某些電影畫面在他腦海中閃過，他相信那裡必然會有著某個對外的逃生出口。

劉威志將雙手放到整部電梯的上方作為支撐，用盡全身的力氣將自己蹬上去，他拉住主要控制這部電梯上下的粗大纜繩，小心翼翼的移至另一個沒被掀開

的燈罩上頭，之後蹲下來，將掀開的燈罩蓋上。

這裡的瀰漫著一股久不見日，略帶溼霉的氣味，但比起電梯內部涼爽許多，他的手機仍舊沒有訊號，他將燈光隨意照向四周，發現這裡的空間比想像中開闊，他看見其他兩部停在不同樓層的電梯，在集中而照明範圍小的閃光燈照射下，這整個場景顯得既驚悚又充滿未來感，心中暗暗驚呼一聲之後，仔細尋找可能逃脫的出口。這個時候他才發現，電梯原來都是兩層門的設計，這也是為什麼電梯離開各個樓層之後，不會留下長方型洞口的原因，然而這項意外的發現也讓他意識到逃脫的困難。

電梯卡在七樓與八樓的正中間，他勉強溝得著八樓的邊，卻沒辦法打開那扇緊閉的門，真正的電梯結構並非電影設計的樣子，他沒發現任何可供攀爬的階梯，也沒看見任何敞開著的出口，他緩慢且謹慎的走到電梯邊緣，往下一看，底下深不見底，並吹來一股充滿機油與腐蝕味道的冷空氣，一瞬間，他感到非常暈眩，趕緊抓牢纜繩，退回最初爬上來的位子。

這時候，手機沒電了，一切重回黑暗，他絕望的依著電纜慢慢坐下來，腦海中浮現用遠景拍攝現在自己身處的影像：深夜，下著雨的城市，商業區裡的某棟大樓，一個被困在電梯上頭的中年男人，看不見任何東西，除了他自己的呼吸之外，也聽不到任何聲響，像是沉在一片黑暗水域的最底，充滿了科幻感。

一時間，他覺得這一切實在太過荒謬，忍不住輕輕的笑了起來，上頭的空間夠大，他將屈在胸前的雙腳伸展開來，這裡什麼也看不見，卻讓他的心情異常安穩，甚至他能感受空氣的對流像水那樣的拂過全身，於是他放鬆了自己的肩膀，太陽穴的緊繃感如同潮水般漸漸退去，肌肉整個鬆弛下來，他不再能夠專注，腦部充滿被專業人士以高級手法按摩過後的舒緩，帶著一種細緻的，麻麻的刺痛感，像是氣泡飲料不斷吐出綿密的泡泡。

此刻，他察覺到久違的疲累感，排山倒海的將他淹沒，在這樣一個既開闊又密閉的幽閉空間裡，整個人軟綿綿的像是一朵雲，他滿足的閉上眼睛，預感自己即將進入一個深深的睡眠，那裡沒有夢境，也不會醒來。